

中国

全史速读

蔡磊◎主编

在我国古代，国家有时统一，有时分裂，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，分裂时多指中原。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，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。“中国”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“中央之国”。相传 3000 年前，周公在阳城（今河南登封）用土圭测度日影，渐得夏至这一天午时，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，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，因此周朝谓之中国。汉朝以后，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“中国”，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，因为他们这个自称为“中国”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“中原”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“中国”。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，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。根据史料，日本也常常自称“华夏”、“中华”，例如《大日本史》卷 117，载有“通鉴”引在公元 740 年（唐代开元二十八年）上表曰：“北狄野蛮，西戎俗，野心难驯。往古以来，中国有圣则有朝，朝定有变则有先叛。”

Zhongguo Quanshi Sudu

日本和中国是两国，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以“中国”来称呼它与其与另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，并非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了中国政权，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了一个中国政权。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，更是一个世界文化的概念。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。古代中国一统就有抵抗外族入侵的传统，从商周到秦汉，从秦统一到隋唐，从宋元到明清，从“精忠报国”，每一次遭受外敌，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，无一不验证了这一光荣传统。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：“微管仲，吾其披发左衽矣！”意思是，有了管仲，华夏没有亡于外族，什么叫“披发左衽”？“披发左衽”的反义词，就是“束发右衽”，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明创造，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。可见，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视为中华正统，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。所谓的“夷狄入中国，则中国之”，这里的“夷狄入中国”指的是教化、内附中国。决不是以外族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，满清入关，大儒学家顾炎武提出了“亡国”与“亡天下”之说。他说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而异之曰：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”学者黄宗羲所言：“明亡于闯贼，当亡国也；亡于满清，则亡天下。”“亡国亡者，衣冠易改，姓易而不变”，这里的“亡国”是狭义意义上的政权灭亡，这里的“亡天下”则是广义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灭亡。历史学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说：“有亡国而无亡天下，则国祚可续也。有亡天下而无亡国，则天下不可救矣。”“亡国”与“亡天下”之别，即一姓之兴亡与民族之存亡之别。而顾炎武的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中国全史速读

中国逸史速读

蔡 磊 主编

(五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全史速读/蔡磊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
2007. 6

ISBN 978—7—104—02611—2

I. 中… II. 蔡… III. 中国—历史—通俗读物 IV. 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5504 号

中国逸史速读

责任编辑: 万晓咏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—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167.5

字 数: 3966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104—02611—2

定 价: 920.00 元 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目 录

第二篇 隋唐逸史

隋炀帝逸史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任意车处女试春
乌铜屏美人照艳 | (497) |
| 第三十二回 | 方士进丹药
宫女竞冰盘 | (505) |
| 第三十三回 | 王义病中引谏
雅娘花下被擒 | (512) |
| 第三十四回 | 赐光凌萧后生妒
不荐寝罗罗被嘲 | (520) |
| 第三十五回 | 来梦儿车态怡君
裴玄真宫人私侍 | (531) |
| 第三十六回 | 下西河世民用计
赐双果绛仙献诗 | (540) |
| 第三十七回 | 水饰娱情
鉴形失语 | (550) |
| 第三十八回 | 观天象袁克进言
陈治乱王义死节 | (560) |
| 第三十九回 | 宇文谋君
贵儿骂贼 | (570) |
| 第四十回 | 弑寝宫炀帝死
烧迷楼繁华终 | (579) |



第三篇 明清逸史

清宫逸史 (591)

第一回 文皇后私畜奸情 (591)
皇太极怒极驾崩



第三十一回

任意车处女试春 乌铜屏美人照艳

词曰：

春到迷楼亦太浓，锦香绣月万千重。
笑他金谷能多大，羞杀巫山只几峰。
屏鉴照来真富贵，车帷度去实从容。
只愁去雨遭兵火，若个佳人留得依。

话说炀帝与道人赌游迷楼，叫道人与道姑走在前面，自家坐下转关车，紧紧随着。其余宫人内相，俱跟在后头，不许一人开口。那道人炀帝打一个稽首说道：“贫道告唐突了。”遂用手携定道姑，二人逍逍遥遥，信着步儿往里便走。却也作怪，就像走过几千万遭一般，四下里都是透熟，逢着转弯便转弯，遇着抹角便抹角，该上楼就上楼，该登阁就登阁。门关着，他竟用手推开；屏拦着，他便侧身转入。无一上幽微曲折之处，不被他窜到；无一层锦阁绣闼之中，不被他游来。不多时，将一座夸天宫陀仙府的迷楼，早已团团游遍，不曾遗了一处，仍旧转到殿上来说道：“陛下还有什么幽房邃室，请再赐贫道一游。”炀帝惊得呆了半晌，不能答应。正是：

世间哪有迷人物，原是痴人自着迷。
试看神仙迷不得，迷楼何似武陵溪。

炀帝见二人有些奇异，因惊问道：“你二人姓什名谁？”道人答道：“俺们道人家，草木形骸，哪有什么姓字。”炀帝道：“姓字既无，必有一个乡贯住坐。”道人道：“天上的白云，山中的野鹤，便是俺们的乡贯住坐了。”炀帝道：“既如此无个定踪，朕盖一所庵观与你住好么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恐怕不长远些。”



炀帝道：“朕钦赐盖的，你便好徒子徒孙终身受用，如何不长远？”道人笑道：“陛下怎么算得这等长远，此时天下还有谁来盖观？就有人来，只怕陛下也等不得了。倒不如随俺两上道人，到深山中去出了家，还救得这条性命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这道人为何一会儿就疯起来，朕一个万乘天子，放着这样锦绣窠巢，倒不受用，却随着两个山僻道人去出家，好笑，好笑！”道人道：“陛下不要太认真了。这些蛾眉皓齿，不过是一堆白骨；这些雕梁画栋，不过是日后烧火的干柴；这些丝竹管弦，不过是借办来应用的公器。有何好恋之处？况陛下的光景，月已斜了，钟已敲了，鸡已唱了，没多些好天良夜，趁早醒悟，跟俺们出了家，还省得到头来一段丑态。若只管贪恋火炕，日寻死路，只恐怕一声锣鼓住了，傀儡要下场去。那时节却怎生区处？”炀帝笑道：“这一篇话儿，人都会说，说来倒也中听，只是天地间，哪有个不死的仙方，长生的妙药？你只看，秦始皇、汉武帝，何等好神仙！到头来毫厘无用，这便是个样子。”道人道：“秦始皇错用了徐福，汉武帝偏信了文成五利，故没有功效。俺二人却非其类，陛下不要当面错过，后来追悔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这里琼宫瑶室，便是仙家；奇花异草，便是仙景。丝竹管弦，又有仙乐；粉香色嫩，又有仙姬。朕游幸其中，已明明是一个真神仙。你们山野之中，就多活得几岁年纪，然身不知有锦绣，耳不知有五音，目不知有美色，却与朽木枯树何异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山中倒也颇不寂寞，只怕陛下没有造化去游。若肯随俺们去出了家，管你受用不尽。”炀帝道：“你且说山中有何景界？朕就没造化去游。”道人笑道：“是陛下也不知，待贫道略说一二：

居住的是瑶宫紫府，出入的是碧落元穹。吃的是碗胡麻饭，怕的是庖龙烹凤；饮几杯紫琼浆，爱的是交梨火枣。穿一个黑霞百补衣，冬不寒，夏不暖，春秋恰好；戴一顶日月九华中，风不增，花不减，雪月相宜。



霓裳羽衣，常奏于不谢花前；小玉双成，时伴在长春帐里。要游时，白云为车，天风作浪，一霎儿苍梧北海；要睡时，高天为衾，大地作席，顷刻间往古来今。哪计是非，并无荣羞。羞他世上，马牛不识死生；谁知寿夭，笑煞人间短命。”

炀帝听了呵呵大笑道：“纯是一派胡言。其余一时还考校不出，你既说天风为御，白云为车，为何两只草鞋都走穿了？”道人道：“因要劝陛下出家，故信步而来。陛下既不醒悟，贫道只得去了。只怕明日白龙围绕之时，好苦楚也。”说罢，向天叫一声：“彩云何在？”忽见半空中悠悠漾漾，飞下两片云来，炫然五色。道人与道姑走在上面，说道：“陛下请了！后日火起时，思想贫道只怕迟了。”炀帝慌忙走下殿来。霎时那两片彩云，早已飘然腾空而起，渐入云霄，倏忽之间，就不见了。正是：

神仙到处皆游戏，只见凡夫认未真。

金马滑稽翻不信，文成五利转相亲。

炀帝见二仙乘彩云而去，又惊又喜，又有几分追悔。因对众美人说道：“大奇，大奇！不知他是两个真神仙，倒是朕当面错过了。”袁宝儿道：“便不错过，却也无益。”炀帝道：“为何无益？”袁宝儿道：“他要万岁随他去出家，万岁肯舍了这些繁华富贵，向深山穷谷中粗衣淡饮去修心炼性么？”炀帝道：“修炼实难，繁华富贵却也舍不得，只好送朕一丸丹药吃了，作个现成的仙人，依旧同你们在宫中受用方妙。”美人等一起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万岁便说得这等容易，不修不炼或者还可，只是天下哪有个好女色的仙人？”炀帝笑道：“若好不得女色，仙人苦于凡人多矣。早是放了他去，不曾被他误了，弄做个一家货的神仙。”说罢，大家都笑做一团，笑了一会，炀帝仍旧上了转关车，推入迷楼中去。正是：

肉可销魂骨可怜，人生只恐不当前。



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做鸳鸯不羡仙。

炀帝进了迷楼，也不管到了何处，任着车儿推去。推到一屋绣阁之中，只看几种幽花，俱压着一带绿纱窗儿，十分清幽有趣。炀帝认得叫俏语窗，见窗下一个幼女在那里煎茶。炀帝见了便下了车，走到窗下坐下。那幼女真个乖巧，便慌忙取了一只碧玉瓿子，香喷喷斟了一瓿龙团新茗，将一双尖松松的纤手，捧了送与炀帝。炀帝接了茶，将幼女仔细一看，只见他生得莺雏燕娇，柳柔花嫩，袅袅婷婷只好十二三岁；又且眉新画月，髻乍拖云，一种孩子风情，更可人意。炀帝看了，早有几分把持不住，因问道：“你今年十几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幼女答道：“小婢今年十三岁，小名叫月宾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好一个月宾！朕今日与你做一个月主何如？”月宾虽然年小，却是吴下人，十分伶俐，见炀帝调戏他，便嘻嘻笑答道：“万岁若做月主，小婢焉敢当？只情愿做小星罢。”炀帝说道：“做个小星，便要为云为雨，只怕禁当不起。”月宾道：“云雨虽则难当，雨露却易消受。”炀帝见她答应甚巧，喜得心花都开。遂一把将她搂在怀中，说道：“你这是个小孩子，就晓得这般戏谑，真可爱也！”一时高兴起来，就有要幸月宾之意；又虑他年纪甚小，恐难胜大任。心下尚恍惚，遂叫取酒来吃。左右忙排上宴来，炀帝不放月宾下怀，就将他抱在膝上坐了，靠着脸儿同饮。炀帝吃了几杯，问道：“这绣阁中只有你一人在此，还有别人？”月宾道：“只小婢一人，再无别人。”“朕今夜相伴何如？亏你一个在此，倒不害怕！”月宾笑道：“就害怕也奈何没法，谁人肯来相伴？”炀帝笑道：“朕与汝伴。”月宾道：“万岁相伴的人甚多，正好轮不到小婢；小婢也没有这样造化。”炀帝满肚皮要幸月宾，只恐年幼惧怯；不期她全不在心，言来语去转挑拨炀帝，炀帝喜不自胜。又笑道：“你要造化，却也不难，但不知道临期，是造化是晦气？”月宾说道：“万岁只管讲它怎的，且请吃酒。”随斟了一杯奉与炀帝。炀帝吃了半杯，



剩半杯与月宾，说道：“你不吃，单叫朕吃，有什么趣？”月宾笑着吃了，又斟一杯奉与炀帝。说道：“这一杯却不单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你也喝一杯，才算不单。”二人说说笑笑，倒吃得十分有趣。正是：

莫言野马难收辔，缚束鲲鹏只藕丝。

小小宫娃才一笑，九重天子已情痴。

二人欢饮多时，不觉天色昏暗。左右慌忙掌了灯来，把琐窗闭上。炀帝被月宾脂香粉嫩在怀中偎倚了半日，情兴荡漾已久。再吃到醺醺之际，一发把持不住。抱了月宾，低低说道：“朕醉了，同去睡罢！”月宾孩子气，只要勾引君主，不知道风流苦楚。见炀帝调戏她，便含笑说道：“这里睡不打紧，恐怕误了万岁别处的好受用。”炀帝笑说道：“这里的受用难道不好？”遂不吃酒，走起身来，携了月宾，竟进寝房去睡。众宫女见炀帝注意月宾，寝房中早将鸳鸯象枕打点的端端正正。炀帝到了房中，便解衣就寝。月宾要君宠幸，口里虽十分承应，然终是女孩儿家，及到临寝，叫他解衣，忽又羞涩起来，倚着床帏半晌不动。炀帝情兴勃然，连催数次，只是延捱不肯脱衣。

炀帝叫得缓些，月宾声也不做；若是叫得急了，月宾只叫“万岁可怜罢”。若将手去拉她时，月宾便号号地哭将起来，炀帝没法奈何，欲要以力强她，却又不忍；若要让她睡了，又熬不住火。只将手在她身上抚摸一番，又在她耳边甜言美语地央及半晌，月宾只是骇怕，不敢应承。急得个炀帝翻来覆去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捱了半夜，情兴愈急，便顾不得怜香惜玉，只得使起势来，将身子欠起，用力强去迫她。月宾见炀帝性起，慌做一团，又不好十分推拒，其实痛苦难胜，慌得只得栗栗而战。炀帝虽是用力的，终有爱惜之心，被她东撑西抵，毕竟不能畅意；又缠了半晌，不觉精神困倦，忽然睡去。正是：

猛经风雨花魂碎，虚把芳香蝶梦痴。



欲避不能侵不得，快活时是可怜时。

月宾见炀帝睡了，心才放下。又怕醒来缠她，不敢十分睡着，只蒙蒙眈眈的捱了一夜。到得次早，日影才照上窗纱，便悄悄地爬了起来穿好衣服。又不敢走远，就在锦幔里面立了一会。炀帝一觉醒来，余兴未已，还有个找零之意。忙向被窝中一摸，早已不见月宾。忙爬起身子看时，只见月宾不言不语地立在旁边。炀帝见了，又好恼，又好笑，假意地作嗔说道：“你这小妮子好大胆，也不等朕睡醒就先爬了起来，既是这样害怕，昨日谁叫你这般应承？”月宾说道：“小婢自知万死，然情非得已，只望万岁饶恕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就跪下去。炀帝原是爱她，又见她这般模样，更觉可怜。连忙穿了衣服，走下床来，将月宾搀住，说道：“昨夜之事，就依你饶了；今夜若再如此，便饶你不得。”月宾道：“万岁肯饶，除非饶了今夜；若只是昨夜，便亦不要万岁饶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饶了你便要弄嘴。”二人笑说了半晌，方同到镜台前。梳洗毕，左右进上早膳。炀帝就叫月宾同吃。刚吃完了，见一个太监来报道：“前日献转关车的何稠又来献车，现在宫外候旨。”炀帝听了，即到大殿上来见。何稠朝见毕，遂南上一架小车，四周都是锦绣帷幔，底下都是玉毂金轮。炀帝看了，便问道：“此车制得精工小巧，倒也美观，不知有何妙处？”何稠道：“此车无他妙处，只是行幸童女最便。”炀帝问幸童女有何便处，何稠道：“此车虽小，却是两层，幸童女只消将车儿推动，上下两旁，便有暗机，碍其手足，毫不能动。又且天然自动，全不费行幸之力。”遂将手一一指示与炀帝看。炀帝看了，大喜道：“卿之巧思，一何神妙若此！”因问道：“此车何名？”何稠道：“臣任意造成，未有名也，望万岁钦赐一名。”炀帝道：“卿既任意而造，朕复任意而乐，就取名叫任意车吧。”遂传旨照项升一样，也赐何稠五品官职，以酬其劳。何稠谢恩退出不题。却说炀帝得了此车，快不可言，哪里等得到晚？随即推到绣闼中



来哄月宾，说道：“何稠献一小车，倒也精致可爱。朕同你坐了，到各处去闲耍。”月宾不知是计，随走上车儿。炀帝忙叫一个内相推了去游。那车儿真制得巧妙，才一推动，早有许多金钩玉轴，将月宾手足紧紧拦住。炀帝看了笑道：“有趣有趣，今日不怕你走上天矣。”随将手来解衣。月宾先犹不知，见炀帝来解衣，忙伸手去搪，哪里动得一毫？方才慌起来，只叫万岁可怜。炀帝笑道：“正好出昨夜之气？”月宾含颦带笑，一段痛楚光景，就像梨花伤雨。软软温温，比昨夜更觉可人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心惊香玉战，喘促乳莺低。
红透千行汗，灵通一点犀。
虽生娇欲死，带笑不成啼。
漫惜花揉碎，蜂痴蝶已迷。

炀帝因月宾是吴人，说的吴语好听，便口口声声，也学吴语讲话。自家转不称孤道寡，只是依长依短。自此之后，淫情愈不可制。便日夜捡有容色的幼女，到任意车中来受用。终日淫荡，弄得那些幼女痛楚难胜，方觉快畅。这个尝过滋味，便换那个；那个得了妙处，又更这个。也不论日，也不论夜，尽着性命，在迷楼中受用。怎奈迷楼中选了三千幼女，这个似桃红，红得可爱；那个像杨柳，绿得可怜。一人能有许多精力，如何得能享尽。淫荡的不多时，早已精疲神弊，支撑不来。一日正与幼女观图戏耍，忽有太监来奏道：“宫外有一人叫做上官时，自江外得乌铜屏三十六扇献与万岁。”炀帝道：“什么乌铜屏？快抬进来。”太监领旨，不多时将乌铜屏抬入。炀帝定睛一看，只见那铜屏有五尺来高，三尺来阔，两边都磨得雪亮，就如宝镜一般，辉光相映，照得彻里彻外皆明，下面俱以白石以座。炀帝看了大喜，随命左右一扇一扇地排将起来。三十六扇团团围转，就像一座水壶，又像一间瑶房，又像一道水晶屏风。外面的花阴树影，映入其中；又像一道画壁，人走到面前，须发形容，都照得明明



白白。炀帝看了十分喜欢道：“琉璃世界，白玉乾坤，也不过如此！”遂叫吴绛仙、袁宝儿、香娘、妥娘、朱贵儿、薛冶儿，月宾一班美人幼女，同到中间坐了饮酒取乐。众美人你来我去，一个人也不知有多少影儿。炀帝在中间左顾右盼，但见容光交映，艳色纷飞，竟辨不出谁真谁假。因大笑说道：“何其美人之多乎！令人应接不暇。”袁宝儿道：“美人未尝多，还是万岁的眼多。”炀帝大喜道：“眼倒不多，自是这一片柔情多耳。”大家说说笑笑，尽情欢饮。炀帝饮到陶然之际，见众美人娇容体态，映入屏中，更觉鲜妍可爱。一时情兴勃勃，把持不定。遂叫宫人将锦茵绣褥，移入屏中，亲同众美人幼女把衣裳脱去，裸体相戏。众美人这个含羞，那个带笑，你推我，我扯你，大家在屏中，欢笑作一团。那些淫形欲状，流入鉴中，纤毫不能躲避。真个是荒淫中一段风光。有《鹊桥仙》词一首为证：

香肌波黑，玉容染翰，形儿影儿难辨。君王痴眼醉模糊，但只见春光一片。镜中花貌，烟中粉黛，画出莺莺燕燕。娇深媚浅不争些，便胜似丹青无限！

炀帝满心欢畅，因说道：“绘画的春图，不过只描写大意，怎如鉴屏中活活泼泼，神情态度，都摹画出来，真令人销魂欲死也！此铜屏胜似春图何止万倍？上官时之功，不可不赏。”遂传旨赐上官时千金，迁官一级。正是：

只为风流影，全销浪荡魂。

君王拚性命，来博佞臣恩。

不知炀帝得此乌铜屏，毕竟又作何状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二回

方士进丹药 宫女竞冰盘

诗曰：

迷花岂不太欢娱？只恐柔魂不耐酥。
天下红颜消未尽，一身白骨已先枯。
要寻死路人偏有，欲觅仙丹世却无。
好色不须求妙药，安排陵寝省工夫。

话说炀帝日日与众美人幼女行乐，怎奈精神有限，一日一日只管疲惫将来。每日家只靠笙歌与酒杯儿挾住，若一空闲，便昏昏思睡。一日初睡起，正在琐窗下看月宾扑蝴蝶耍子，忽一个内相来报道：“蕃厘观琼花盛开，敢奏闻万岁。”炀帝大喜道：“琼花直到今日，方才看着。”遂传旨排宴蕃厘观，一面差人宣萧后共十六院夫人到迷楼中来，好同去赏琼花。不多时，萧后与众夫人宣到。炀帝说道：“琼花乃是江都一种异花，天下再无第二株。朕从来不曾看见，今日闻得正在开花，特召御妻与众妃子同去一赏，庶不负江南好景。”萧后道：“琼花名占江都，陛下前一次来，为何不曾看见？”炀帝道：“朕前次来时，刚刚开过，故未曾看见，朕心深以为愧！不期守到今日，一般也有守着的时候。”萧后道：“守便守着了，也亏陛下好耐性儿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耐不得，却也没法。只好今日到花下多饮几杯，以消年年渴想。”萧后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炀帝遂命发驾，自同萧后上了玉辇，十六院夫人及众美人幼女，都是香车，一齐望蕃厘观而来。正是：

金輿玉辇七香车，络绎纵横道路遮。

试问六龙何处去？蕃厘观里看琼花。

炀帝与萧后，到了观中，进得殿来，只见大殿上供养着三清



的圣像。殿宇虽然宏大，却东颓西败，不十分庄严齐整。圣像也都狼狼狺狺，不令人起敬。萧后终是个妇人家，敬信神明。看见圣像，便要下拜。炀帝忙止住说道：“朕与你乃堂堂帝后，如何去拜此土木偶像！”萧后道：“神明赫赫有灵，人皆赖此庇佑，陛下不可不信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御妻不必论他有灵无灵。且看他的殿宇形象；若能庇人，何不自庇一庇？”萧后道：“神明只恐皮相不得。”炀帝道：“今日且皮相他一遭，看他有何灵显？”因问左右道：“琼花在于何处？”左右道：“在后边台上。”原来江都这株琼花，乃一仙人道号蕃厘，因谈仙家花木之美，世人不信，他遂取白玉一块，种在地下，须臾之间，长出一树，开花与琼瑶相似；又因种玉而成，故取名叫做琼花。后仙人去了，乡里诧为奇怪，遂盖起一所蕃厘观来，以纪其事。此花只有一丈多高，花色如雪，蕊瓣团团就如八仙形状。香气芬芳异常，与凡花俗草，大不相同。故此擅了江都一个大名。当日炀帝与萧后才转过后殿，早远远望见一座高台上，琼堆玉砌地白了一片，异香阵阵扑面飘来，炀帝满心欢喜，对萧后说道：“果是名不虚传，今日见所未见矣。”满肚皮打点到花下去痛饮。不期事有凑巧，将走近到台边，忽然花丛中卷起一阵香风，甚是狂骤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乱卷非无意，不知谁指挥。

吹来寒扑面，飘去冷侵衣。

细逐浓香舞，纷驱淑气飞。

盖缘花作祟，故此弄春威。

众宫人太监见大风起，慌忙用掌扇与御盖团团将炀帝与萧后围在中间，只等风过，方才展开。炀帝再抬头看花时，只见花飞蕊落，雪白的堆了一地，枝上要寻一瓣一片却也没有。炀帝与萧后看了，惊的痴痴呆呆，半晌作声不得。还是萧后说道：“才进去时，还望见满树是花，如何一阵风就都吹落，有这等奇事！”炀帝大怒道：“一树好花，朕也不曾看个明白，就落得这般模样。



殊可痛恨！殊可痛恨！”回头又见台上搭起一座赏花时的锦篷，篷中的筵宴俱安排的齐齐整整，两边簇拥着笙箫歌舞，甚是兴头。只奈台上琼花落得干干净净，十分扫兴。欲要竟自回去，却又辜负来意；欲要坐下饮酒，又殊觉没有情致。沉吟了半晌，心下一发气将起来，对萧后说道：“这哪里是风吹落，都是花妖作祟，不容朕见。不尽情斫去，何以泄胸中之恨！”遂传旨叫左右斫去。众夫人忙劝道：“琼花天下只此一株，若斫去，便绝了天下之种。何不留下，以待来年？”炀帝怒道：“这琼花，朕一个巍巍天子，既看不得，却留与谁看？今已如此，安望来年？便绝了此种，有什么要紧！”连声叫斫。众太监谁敢违拗，就将仪仗内的金爪钺斧，一齐动手。登时将一株天上少、世间稀的琼花，连根带枝都砍得粉碎。正是：

琼花本是仙人种，不与庸愚流浪看。

寄语君王休怒斫，香魂满地已先拚。

炀帝既斫倒琼花，也无兴饮酒，遂同萧后上了玉辇，便叫发驾还迷楼。萧后与輿中对炀帝说道：“这花明明看见，忽然就落，莫非是方才戏侮了神明，神明弄神通来显应陛下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为天子，乃人神之主，谁敢在朕面前来弄神通！若果如此，朕就连这所蕃厘观都拆毁了，看他如何？！”萧后道：“这观中乃玄门，与鬼神不同，或者什么仙人来游戏，也未可知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御妻看得仙人这般容易，哪里就有在观中？”二人正闲论处，忽许多军卫簇拥了一个道人来奏道：“这道人拦了大路，不肯回避，又口出胡言，故拿来请旨。”炀帝将那道人上下一看，只见：

穿一件破衲头，七拼八补；戴一顶旧唐巾，前矮后高。绦子腰间，接而复接；麻鞋脚下，穿之又穿。背上药葫芦，大大小小；手中水火扇，缕缕丝丝。虽然是草木形骸，却无一点尘俗之韵；纵然非庙堂气象，倒有几



分山野之风。若非教世乞儿，定是度人仙客。

那道人拿到面前，全不为礼。炀帝便问道：“朕一个天子，乘輿所至，神鬼皆惊。你一个游手小民，如何不肯回避？”道人道：“俺方外之人，只晓得长生，只知道不死，哪管什么天子？谁问什么乘輿？”炀帝道：“你即是方外人，不知天子乘輿，就该原在山中修你的心，炼你的性，又来这鞞毂之下，来做什么？”道人道：“因见世人贪淫好色，自送性命，俺道人在山中无事，偶采百花合了一种丹药，要救度世人，故此信步来卖。”炀帝道：“丹药有何好处？”道人道：“固精最妙。”炀帝正因精神疲惫，不能快意。听见说丹药固精，就回嗔作喜，连忙说道：“丹药既能固精，不消卖了，可献来与朕。若果有效，朕当重重赏你。”道人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遂将一个小小葫芦解下，倾出几粒丸药递与近侍，近侍传与炀帝。炀帝看那丸药，只有黍米大小。数一数，刚刚十颗。炀帝道：“这药又小又少，能固得多少精神？”道人道：“金丹只消一粒，用完了，再当相送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你在何处居住？用完了，好来寻你。”道人道：“寻俺却也不难，只到蕃厘观来问便知。”说罢竟长揖一声，摇摇摆摆向东而去。炀帝因得了他的丹药，便不与他理论，收好了药，方叫回銮。须臾之间到了迷楼，炀帝与萧后众夫人，同人楼中坐下。因在蕃厘观中不曾吃酒，随叫看宴。不多时排上宴来，大家围坐而饮。饮不多一会，炀帝因得丹药，一心要去试验，便无兴饮酒，巴不得萧后散去，又不好明说，只是连连将酒来劝。指望灌醉了萧后，便好起身。不期自家心里甚急，萧后却转情闲；又有许多夫人，未免也要应酬。你一杯，我一盏，吃来吃去，不多时，炀帝倒先自醉了，倒在席上，不能动弹。萧后忙叫吴绛仙、袁宝儿、众美人扶上转关车，送入散春愁帐中去睡。萧后与众夫人又重新呼卢浮白，直痛饮到日色沉西，方才上鞞回宫散去。却说炀帝酣酣一觉，及睡得醒时，早已漏下二鼓矣。炀帝一醒来便问道：“娘娘